圣经 66 卷书纵览 (33)

弥迦书

维保罗牧师 2020 年 3 月 1 日

翻译：甘晓春 2026 年 6 月 19 日

今天我们来看弥迦书，6 章 8 节作为我们的起点，这一段你们很多人都会很熟悉。现在宣读神的话：

“世人哪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。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”

以上是神的话语。让我们祷告。

天父，我们祈求，当我们查考弥迦书，以及旧约先知书中这些所谓的小先知书时，愿我们能明白列国如何被治理，如何走向败落，又如何经历祝福。求你赐给我们智慧，使我们从圣经历史中学习功课。更重要的是，求你使我们看见基督的应许。当耶稣说这些书都是指向他的时候，愿我们在查考神的话语时，以耶稣为中心，使他和他所成就的事在我们的思想中居首位。奉他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
我一开始要讲一些比较“政治性”的内容，但请记住，我不会支持任何候选人，也不会特别评论任何政治提案。不过今天的内容会比我平常讲道更偏向政治一点。

当我们进入启示录的时候，我们会花很多时间来讨论政府权力在我们生活中扩张所呈现出的“兽性”特征，这是启示录很重要的一部分。但在我们今天所查考的弥迦书中，有人说弥迦揭示了百姓的败坏和困境，其根源在于统治者的失职与错误治理。

顺便说一下，弥迦与以赛亚是同时代的先知。以赛亚主要对较富裕的人说话，而弥迦更多是对贫穷和被压迫的人说话。当他解释百姓为何陷入如此困境时，他指出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那些治理他们的人。

如果我们认为历史上曾经有一个时代，领导者都是如此公义，以至于我们必须毫无

保留地信任他们，那未免太天真了。领导人和其他人一样，都是罪人。

当然，我们也可以怀旧地看待过去的领导，但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罪人。只是从前似乎还有一种基本共识，即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。即便人们私下并不遵行，至少在表面上还有一致的标准。

但如今在公共讨论中，我们看到的却是对许多不道德行为的公开赞扬。似乎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，很多年轻人已经被一种观念影响，以至于他们忽略了不久前还显而易见的真理。

不仅如此，一些推动这种价值观的人，不仅试图管理我们的道德，还试图进入我们生活最私密的领域。

更让我困扰的是，政府似乎越来越认为自己的职责是去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：财务、就业、工资、医疗、教育，甚至是如何思考、如何看待邻舍，以及如何对待穷人、老人和孤儿。

当然，有人会问，那照顾孤儿寡妇有什么问题呢？圣经不也教导我们关心这些人吗？

我必须说，在过去四十多年里，我几乎没有一个星期不在关心寡妇、孤儿和无家可归的人。因为那是我们的责任。

问题在于，现在很多人认为这是政府的责任，而不是个人的责任。但圣经的模式是，这是神子民的责任，是每一个人的责任。

如果一个国家的个人不爱邻舍，那么他们也不会选出真正关心这些人的政府。这是一种幻想，但现实正是如此。

现在似乎存在一种观念，好像在华盛顿某个地方有一个“神话般的机构”，它可以替我们完成所有我们本该承担的责任。

再往前一步，我们看到一种向社会主义甚至某种共产主义治理模式的倾向，尤其在年轻人中间被包装成一种更“有爱心”的理想主义。很多人被说服，把所有经济与社会责任交给中央政府，是一种更好的选择。

与此同时，大企业和私人企业被妖魔化，对反垄断法律的讨论也重新兴起。我并不

反对反垄断法，它确实有其必要性，因为垄断可能带来危险。

我也承认，如果市场被少数人完全控制，这可能不是好事，权力过度集中确实有问题。但问题是，我们要问：还有什么样的市场垄断，能比一个联邦政府掌控所有商品和服务更彻底？

那才是真正的垄断。而且这个“垄断者”还拥有私人企业没有的权力：可以追踪你、罚你，甚至用常备军队对你实施强制。在什么样的世界观里，这会被认为是一个好主意？

更重要的是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把这样的权力交给一个“兽性化”的政府结构，本身就是不合圣经原则的。如果它真的成为“兽”，我们在启示录里还会进一步讨论这一点。

所以，当我们回到弥迦书，看到以色列的压迫与治理失败时，我们会发现，这些描述在过去一两百年的西方历史中也不断重复，在东方也是如此。我们可以举出马克思、列宁、斯大林、毛泽东、卡斯特罗、波尔布特等名字，这些制度都被证明是失败的。

然而令人遗憾的是，这些思想如今仍然以不同形式重新出现。好了，这段政治性的部分就到这里。

但回到弥迦书，因为当我读弥迦的时候，我心里在想：这不正是我们今天看到年轻人所经历的现实吗？如果弥迦的说法是对的——百姓的败坏源于领袖的误治——那这不也正在发生在今天吗？

弥迦书和其他先知书一样，一开始就宣告审判临近。神将使用亚述帝国作为工具来审判以色列，使他们被毁灭、被掳走。经文中甚至使用“山岭融化、山谷裂开”这样的语言。

几年前我在教会里和一位前千禧年派、时代论者进行过一次辩论。当时他有一些图像投影，把这些经文解释成末世场景，看起来非常震撼。

而有人后来对我说：“他有投影图，你没有，所以他一开始就赢了一半。”

但实际上，这些“山崩地裂”的语言，是象征亚述入侵带来的毁灭性冲击，是一种战争审判的比喻语言。经文中说神“乘云而来”，在旧约语境中，这“云”往往象征一个国家的来临。你几乎可以听见马蹄声、扬起的尘土，预示着国家的毁灭即将临到。这是圣经描述审判的一种方式，是一种非常现实的历史语言，而不是为了制造戏剧性的末世幻想。

当时的以色列人已经黑暗到一个地步，不再分辨真理与谎言，甚至也不再在乎。

这也让我想到今天的公共话语环境：似乎无论哪一方，都有人在公开说谎，而人们也逐渐习以为常，好像这已经成了政治人物的“职业特征”。我们也许会对这样的事情感到惊讶，但其实不应该感到惊讶。

弥迦书 2 章 7 节里有一句非常精彩的话，以一种反问的形式出现。神说：“我耶和华的言语，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？”这句话让我想到耶稣所说的关于光的话。光对那些来到光明中的人是祝福，但对活在黑暗中的人却是显明与暴露。

神的话语，对那些渴慕神祝福的人来说，是极大的祝福；但弥迦所指出的重点是，一个国家如果持续拒绝真理作为其存在的基础，它就不可能长久存续。那些在领导位置上持续说谎的人，如果不悔改，这样的道路最终就是走向终结。

所以我前几周才说过，愿我们都能像尼尼微人一样，披麻蒙灰地悔改。

但这同样适用于国家，也适用于个人，这是圣经一贯的原则。当人持续悖逆时，会有一个临界点，有一种“弃绝”的状态。

我们在罗马书 1 章也读到类似的内容：神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。也就是说，人不断抵挡神，最终会进入一种神任凭其选择的状态。

至于这个界限在哪里，我们不知道。对别人我们不知道，对自己也未必清楚。但圣经确实告诉我们：不断抵挡之后，会有一个阶段，人会被放手，走向自己所坚持的方向。

以色列也是如此，经上说她的伤痕无法医治。这里的“伤痕”指的是她的罪恶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。

更令人痛心的是，当时的情况并不是他们已经准备承认自己的悖逆。现实情况反而相反。

这让我想到我们国家的状况。历史也显示，许多自称信奉神的人，在政治高位上其实并不一定是真正的基督徒，即使他们口头上使用宗教语言。

比如在肯尼迪时代，罗马天主教徒当选总统曾被认为是一个重大突破，因为此前几乎都是新教徒，而且罗马天主教徒当选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
但今天，即使是无神论者也很难当选总统。当然我不知道这种情况还能维持多久，因为现在很少有人会公开说：“我最喜欢的作者是道金斯，我是彻底的无神论者，我认为所有宗教都是愚昧的。”这种话在政治上几乎等于自毁前程。但我不知道这种“政治禁忌”还能持续多久。

然而在弥迦的时代，以及今天，其实都存在一种“表面敬虔”的现象。弥迦书 3 章 11 节说：“首领为贿赂行审判，祭司为雇价施训诲，先知为银钱行占卜。”换句话说，这些人并不是在做正直的事，而是在利益驱动下运作。

但紧接着经文又说：“他们却倚赖耶和华，说，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？灾祸必不临到我们？”也就是说，他们并不是公开否认神，而是把神的名当作工具，用来服务他们自己的目的。

今天我们也看到类似的现象，不仅在政治领域，也在宗教领域。当我看到一些牧师的视频，他们解释为什么需要筹集五千万美元去购买私人飞机，说是因为普通人身上的“属灵气息”会干扰他们与神的交流时，我只能说这是极其荒谬的说法。然而这些人却拥有惊人的财富。我常常想，是谁在给这些人写支票？

所以问题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，也存在于宗教领域：一些人一边高举信仰，一边却支持与圣经原则完全相反的事情。他们一边谈论耶稣，一边却发表连孩子读经都能看出与圣经矛盾的观点。

原因之一，是我们逐渐远离了“唯独圣经”的原则。圣经是神无误、无谬的启示，这一点本来是教会的基础。但如今，很多人开始用“感觉”来取代圣经的权威。“我觉得这样是对的”“我感觉这是神的引导”，于是个人感受成为最终标准。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。

难怪弥迦书的结构很快就呈现出一种清晰的节奏：首先是即将临到的审判警告，然后是未来的盼望，最后是呼吁悔改。

在中间部分，他甚至会突然停下来，谈论“末后的日子”。他告诉他们：审判已经临近，而且问题已经严重到无法医治的地步。但与此同时，他也指出一个终极的盼望。

在第四章，他们被呼召去思想一个词：“末后的日子”。这里的“末后的日子”，并不一定指历史终结的最后几天。

我知道很多人会把它理解成世界末日，比如电影《留给左边的人》那种场景。但从我对圣经的理解来看，这个词更可能指的是旧约时代的结束与新约时代的开始。

我们可以从新约的用法来理解这一点。比如希伯来书 1 章说：“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后的日子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。”重点在于“这末后的日子”。

“这”是一个指近的词，表示作者认为自己正处在这些“末后的日子”之中。他不是说“那些遥远未来的日子”，而是说“这些日子”。因此我认为，这里的重点是旧约时代的结束，以及新约时代的开启。

当然也有人认为“末后的日子”指整个新约时期，这也是一种解释。但从语境来看，更像是一个时代性的转折点：旧约制度的终结，与基督来临所开启的新纪元。这一点在圣殿被毁时达到了历史性的高潮。整个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。神仍然不断呼召以色列悔改。

在第六、第七章，我们看到神一再呼唤：“回转吧，悔改吧。”

我曾经在读这段经文时困惑：为什么先是审判，然后谈末后的日子与基督的应许，最后又回到悔改的呼召？后来我意识到，这个悔改的呼召，是在基督的光照之下发出的。它是在神将要成就救赎应许的背景下发出的。神的最终目的不是单单拯救一个国家。如果我们认为神的主要目标只是拯救某个国家，那就误解了圣经。

神的首要目的，是彰显祂自己；而人的首要目的，是荣耀祂。而神最荣耀的作为，就是差遣祂的儿子为罪人死。当这一切成就之后，国家的兴衰只是一个附带结果，而不是中心。福音才是中心，圣道与圣礼才是中心。

这也是弥迦书最终指向的方向。他甚至具体指出基督将要出生的地方：伯利恒。弥迦书 5 章 2 节说：“伯利恒，以法他阿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。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。他的根源从亘古，从太初就有。”

在我们这一系列《Route 66》中，如果我们在旧约中寻找基督，这一节几乎是最直接的指向之一。弥赛亚要出生在伯利恒。也许你会觉得伯利恒很熟悉，因为圣诞诗歌里常常提到它。

但我们必须记住，伯利恒在当时几乎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地方，没有任何政治或经

济重要性。如果要挑一个最不起眼的城市，它大概就是伯利恒。正如我们在基督谦卑的开始中所看到的，他也要从一个谦卑的城市而来。

如果我们还不清楚耶稣是在伯利恒出生的，那么作为神的话语的释经者，我有责任在新约中指出这一点。当希律王心里不安，在马太福音开头听见有关这位应许之王的消息时，他召集文士和祭司，问说：“这位基督应该在哪里出生？”

我们在马太福音 2 章 5~6 节读到，他们回答说：“犹大地的伯利恒阿，你在犹大诸城中，并不是最小的。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，要从你那里出来，牧养我以色列民。”

所以当我问一个问题时，如果你一直在跟随这个系列，你会知道我通常会有一个引言，对整卷书做一个概览，然后再看“基督在这卷书中在哪里”。那么，在弥迦书里找到基督有多难呢？

我们在弥迦书中看到对那位真实君王的荣耀期待。那么问题是：这位君王如何成就这一切？

这正是新约时代很多人困惑的地方。许多热心党人以为弥赛亚来是要带来某种政治革命，是军事性的推翻。但保罗却在教导说，这是一场属灵的争战，我们所装备的不是刀枪，而是爱、恩典、真理，以及神的灵。

所以弥迦所预言的这位真正君王，正是基督。在这段经文中，我想读一段关于这位婴孩降生之后所带来的结果。

既然今天也算是一个“有争议的日子”，我再补充一点。很多现代解经家认为我接下来要读的这段经文，要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后才会完全实现。虽然我也相信基督会再来，我相信会有身体的复活和最后的审判，但我要说的是，弥迦书本身并没有提到“第二次再来”。

我相信基督会再来，我也相信祂会在肉身中再来，但我要强调的是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本身，已经足以成就神在这里所应许的一切。

如果你认为这些事必须等到基督再来之后才可能发生，那你其实是低估了十字架的能力，低估了福音的力量。

我曾经也这样想过：圣经里描述的这些荣耀结果，一定要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才会

实现。后来我才意识到，这其实是一种对基督工作的误解。

如果你说这是“圣灵对我说的话”，那我会这样问你：你为什么觉得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还不够，使这些应许成就？请你思想这一点。

现在我们来看经文：“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，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于万岭。万民都要流归这山。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，说，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奔雅各神的殿。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，我们也要行他的路。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，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。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，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。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，把枪打成镰刀。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，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。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，无人惊吓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。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。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。”

当我们读到这里时，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有人会觉得，在第二次再来之前，这些事情不可能发生。一个国家不再举刀攻打另一个国家，把武器变成农具，这听起来确实像是难以置信的理想图景。

但我要说的是：基督的十字架是足以成就这一切的。真正带来世界和平的答案，就是基督的十字架。这正是大使命的果子：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耶稣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作我的门徒。

当然，有人会说：“但现实并没有变得越来越好。”我们可以在问答环节再讨论这个问题，我也可以给你几个回应。

其中一个很简单：你可以回顾过去五百年历史中任何一个时间段，然后问自己，你宁愿活在哪一段？

我们之所以觉得当下如此糟糕，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太过舒适了。我们已经不再生活在《奥兹与哈丽特》那种年代的电视世界里。也许，这确实是美国的末期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是地球的末期。

神的应许远比一个国家的兴衰更大。我们不应当只是盼望耶稣回来“替我们完成这一切”。

想想大卫：受膏者在谷中击败了歌利亚，那是全以色列军队都无法战胜的敌人。但

胜利之后，以色列军队做了什么？他们开始去得着原本因神的恩典而属于他们的产业。

同样的道理，我们也应该行动，因为胜利已经得着。如果你觉得这听起来像权力扩张，或者某种宗教征服，那完全不是我在说的意思。

我要表达的是：基督已经胜过了仇敌，使他失去了辖制万国的能力。阿们。

当然，这些都是宏观层面的真理。也许你会问：这对我个人有什么意义？是不是只是政治层面的动员？是不是只是去投票或参与社会运动？

其实我们可以从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。加拿大心理学家乔丹·彼得森曾说过一句引起很大争议的话：那些想要改变世界、解决全球问题的人，首先应该回家整理自己的房间。

很多人觉得这句话很讽刺，但其实它有很强的真理性。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生活都无法管理，又如何承担更大的责任？

这其实与圣经的原则非常一致：在小事上忠心的人，在大事上也会被托付。

我认为当我们读弥迦书时，也能看到对个人生命的清晰教导。正如我一开始所读的那段经文，被很多人称为“纯正敬虔的核心”：“世人哪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。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。”

耶稣也引用类似的教导来责备法利赛人。在马太福音 23 章，他说：“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，你们献上薄荷、茴香、芹菜，却忽略了律法中更重要的事，就是公义、怜悯和信实。”

也就是说，公义、怜悯与信实，正是敬虔生活的核心。甚至可以说，公义和怜悯，是我们“与神同行”的方式。

但这里有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张力：公义和怜悯，其实并不是一回事。它们听起来很接近，但本质上非常不同。你更渴望公义，还是更渴望怜悯？我想大多数人都会说：怜悯。但如果换一个问题：你是被呼召去施行公义，还是施行怜悯？很多人还是会说怜悯。于是我们不知不觉把公义当成“负面的东西”。

但实际上，公义就是按我们所应得的来对待我们，而怜悯，则是没有按我们所应得

的来对待我们。

从一个很简单的角度来说，弥迦书以及耶稣所重复的教导，其实就是：我们应当成为公平正直、满有怜悯，并且与神同行的人。我并不反对这个理解。如果你觉得“其实就是这么简单”，我不会跟你争辩。

但当我们读圣经时，我们的责任不仅仅是觉得“这句话听起来不错”，而是要认真读出经文的意思，并理解它在说什么。只是，事情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。这里面似乎存在一种张力，一种“冲突”。

我要说的是，这种张力最终只能在对基督信仰的正确理解中得到解决。我认为，这一点是基督信仰所独有的。而这种张力，在雅各书 2 章 13 节中表达得非常清楚。“因为那不怜悯人的，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。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。”这里的“审判”这个词，在希腊文中和耶稣所用的“公义/审判”是同一个词。雅各在这里，其实是在描述怜悯与公义之间的一种“张力”，甚至可以说是一种“对立的关系”。

但我要先说明一件事，他并不是在教导说：我们对别人的怜悯，是我们在神面前被称义的基础。他不是在说：“你要做到八分、九分的怜悯，才能上天堂。”如果他是这个意思，那就完全偏离了福音。我认为他的意思是：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公义——那是圣洁、真实且良善的——我们才会真正开始理解神的怜悯。

而当我们在神的审判光照之下认识到神的怜悯时，这种认识会彻底改变我们。这种改变，会在我们里面产生一种新的生命态度，而这种态度也会自然流露到我们对他人的生命中。这就是“与神同行”的意义所在。

我们一起祷告。

天父，我们继续为我们的领袖祷告，求你赐给他们能够看见基督真理的心、耳与眼，使他们认识到，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真正位置，是作为基督的仆役来治理。求你赐给他们智慧，使他们能够公义地治理。

我们也为我们国家的百姓，以及全世界的人祷告，使我们认识到：地上所有掌权者的影响力，都必须在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之下。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位地上的君王，是为了让人借着他的死而得生命；也没有一位君王能够将神公义的忿怒担当在自己身上，使人得享平安。唯有基督如此。求你帮助我们，使我们在生活中行公义、好怜悯，并存谦卑的

心与你同行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